

# 以雕塑化詩藝的人生書寫

## 李光裕的空間詩學

文 / 杜綺文 (采泥藝術藝術企劃暨研究組組長)

攝影 / 玩美點子影視廣告製作 (李訓)

我的雕塑是在形的豐富變化和空間的營造中，注入一個理想而帶有幻境的人文。

— 李光裕

在回到自己家鄉高雄舉辦個展之前，李光裕已經走過中國、新加坡、義大利、奧地利、西班牙、美國等地，足跡踏得很遠，承傳著羅丹、賈克梅蒂等人的精神，以雕塑乘載著凡人的情緒，捕捉人類肉體與精神的力量，透過人文式的抒情，刻畫關乎人性複雜的情感與思慮。然而，無論創作的腳步踏遍幾大洲，論及個人的雕塑藝術，李光裕的故事總要從高雄內惟開始說起：曾經有一位少年在漆黑的防空洞裡度過許多童年時光，常常空無一人的防空洞，容下了少年的孤獨與寂寞，還有內心與自身的對話在極度的寧靜與漆黑中迴盪……

### 借景造境：論鏤空造形

「防空洞」即作為李光裕在高美館個展《空間·詩·人》的開場。觀者要進入展場之前，需穿過一段類似防空洞的隧道，淺灰水泥牆面映照著幽微的光，營造如同防空洞深邃幽暗的靜謐。「從小我就喜歡躲在防空洞裡，在那裡讓我覺得好安心，好寧靜，就算只有一個人，我也感到好愉悅，我有我自己的世界。」一段看似平常的童年經驗，卻對李光裕日後雕塑創作產生了不可分割的啓蒙淵源。甫進展場，〔手非手〕（1986）揭示了李光裕早期「圓渾美學」的表現形式，作品是以完整豐滿的形體，構築豐盈之氣的量感。然而，觀者若是仔細端詳作品，其表面呈現裂痕、破裂的面貌，醞釀著藝術家不體現完滿造形意象的企圖。旁邊展出的新作〔探春〕，看似厚重紮實的手形體，結合如古典窗櫺般的鏤空造形，呈現李光裕在雕塑量體上從「圓渾飽滿」轉向「挖洞鏤空」的形構，開拓空間表現形式的多元性，也作為開展後續創作系列的鋪陳。



〔飛天〕 133.5x121x186cm 銅 2008





〔機智的鬥牛士〕 258x115x130cm 銅 2016

雕塑原為以團塊形塑形體的藝術表現，並從中探究「形」、「象」與「空間」的相互關係。李光裕的「鏤空手法」乃是透過挖洞開創形象與空間表現，在造形上「挖空借景」，並以局部喻整體的象徵手法，開拓雕塑空間結構的可能性，成為其自2000年以來最為重要的造形發展方向，甚至融合更多抽象與現代文明的象徵，在「具象」與「抽象」兩種異質語彙間進行巧配的實驗性，醞釀更為悠遠的意境開展，一如〔在水一方〕（2014）、〔風影〕（2016）回應個人處於現代社會的複雜情緒與生活樣態；〔白雲〕（2007）、〔雲山行旅〕（2013）等作品，手掌間的挖洞處，以片雲體現逍遙出世的悠遠情境，藉手造境，猶如置身於山林之境，得以潛心於頓悟冥想之間，闡述個人關乎生存意境的哲學思維。2016年完成的〔遊園驚夢〕，荷葉上的孔洞殘破象徵歲月更迭，半掩著年輕女子青春飽滿的胴體，生命榮枯或不可逆，心境的青春不朽也關乎生存意志的映照。李光裕的「鏤空造形」透過孔洞的開創突破傳統圓雕制式化的造形概念，重新尋找一個自由寬廣的「形」之建構及新空間的對話形式。

### 從圓渾到片狀的人體造形發展

創作是一種將愉悅經驗具體化的過程，將主觀情感投射到客體的呈現，做為一種內功美學，肉體本身就是一種智慧。

—李光裕

關於創作，李光裕年輕時期在國立藝專與西班牙求學的經驗，大量的人體觀察與素描練習是其早期創作的重要課題。關於身體結構的表現、外形的精確寫實，亦或是表情的模擬刻畫，李光裕透過大量的習作訓練其對空間與肌理表現的精準掌握，奠定其人體雕塑的表現基礎。本次展出大型作品之一〔山雨欲來〕（2016）延續早期寫實主義的人體表現風格，透過人體結構在扭動瞬間的精準刻畫，營造強烈動感的視覺體驗。〔出水芙蓉〕（2016）以多部團塊建構肌肉結構的真實消縮，刻畫人體飽滿帶有彈性的肉感與線條曲線。細節處如腳指關節轉折，或是手指末節伸張的張力，每個細節都延續著力道，承載著沛然情緒與能量。〔飛天〕（2007）一作，女子身體自下而上的扭動，透過線條的扭曲轉變，身體結構實則凝聚一股緊斂結實的強大力量，刻畫女子騰空起飛的當下瞬間。

關於「人體」這個課題，從學生時期至今超過30年的探索，李光裕不再僅用圓渾形式表現身體結構，而是將人體重新解構，時而保留圓渾造形，時而透過扁平如紙的造形來形塑。身體或用「圓雕」思維來建構，或是以「面」的轉折顛覆傳統解剖學與人體生理規範，強化作品的表現張力，挪用轉化更多元的語彙擴展個人的造形範疇。展覽作品〔飛來〕（2013）與〔太極〕（2013），即以圓渾與扁平造形交疊，看似兩相對立的融合，實乃藝術家在多視點、多角度的觀察後，以多元手法體現運動狀態或是姿態轉化的意象，藝術家以精湛的寫實技巧為基礎，援用抽象造形的轉化，在虛實之際開創人體空間造形表達的更多可能，並投射個人的情感與體悟，無論是愛情激昂或是生命流轉。

### 凌空書寫 從寫實到寫意

我的作品，以鐵片代替筆，在空白的空間中寫出形態。一條很確定乾淨的線條，可以完結一生。

—李光裕

李光裕2013年以後的創作，將其「鏤空造形」與「片狀結構」的創作表現進行更為完善的實踐，創作手法也更為多元，包括：石膏、粘土塑型、鐵片焊接、塑料片彎折、打洞等方式，利用多樣材質變形創作。造形結構也更貼近「立體主義」（Cubism）的表現形式：將物體進行破壞與分解，再重新組合，以解構再建構的方式，消解傳統雕塑的量感，不以厚重的體積佔據空間，而是以一條簡單的線或面表現立體空間的寫意技法，同時包容了周遭環境與觀者視線的穿透，讓作品得以在空間與環境間進行有機互動。

這樣的造形特質在展覽作品〔鬥牛〕系列三組件中充分展現。〔鬥牛〕系列三組件分別由作品〔格蘭納達〕、〔機智的鬥牛士〕、〔紅色情挑〕三件作品組成。李光裕將其中的鬥牛形體簡化僅剩骨架，沒有任何多餘的體積，以片狀的線條與鏤空造形作為結構，搭配線條轉折、頓挫、飛揚、韻律的多重性刻畫牛隻的神情如何醞釀一個蓄勢待發、怒狂責張的頃刻。〔格蘭納達〕的女體造形，以輕盈的雕塑線條在空中刻畫女性婀娜多姿性感身影，以挑逗的姿態回應鬥牛場上的爭鬥氣氛，是關乎澎湃情感的傾訴，也訴諸生命絕處逢生的激昂。近兩米大的作品〔威德〕以藏傳佛教的「大威德

金剛」為發想，右邊造形豐富飽滿，左邊幾筆線條寫意刻畫，造形在緊實鬆透之間，在佈局疏密之間，一方面體現出大威德金剛法力無邊、不可估量的龐然氣場，一方面也透過雕塑正負空間的虛實轉化，在線條、空間與光影交替中，賦予造形更多留白的想像。

### 開放性共容的空間美學

在策展的規劃下，本展透過「挖洞鏤空」、「人體塑像」、「片狀線條結構」等造形發展面向剖析李光裕超過30年的雕塑藝術造形如何開創與超越，並回應本展展名所提出的關鍵字：「空間」。

李光裕的早期作品，包括：〔手非手〕，台大醫院捷運站的公共藝術作品〔心手相連〕（1998）、〔蓮花持〕（1998）等，主要以強調飽滿量感的圓渾美學為發展基礎，爾後自〔手非手〕、〔臨風〕（1991）等作品，以挖洞的手法發展出個人特有的鏤空造形美學，在形體的技法表現上，呈現方式也更趨多元。過去厚實的量感則越發輕盈，宛若內在心境掙脫後重獲自由的輕鬆自在，造形更加鮮活、多變與開放。在美術館外雕塑園區展出的〔荷畔〕（2007），將人體與荷葉合而為一，人體亦實亦虛，遁入荷葉殘影之間，透過造形的正負虛實結構，洞察生命似有似無的奧義。而創作靈感源自東方文化的「思惟彌勒像」的〔思惟〕（2014），以沈思者的姿態座落於園區的大草地。片狀結構建構虛實交替的空間造形，讓思惟者無論處於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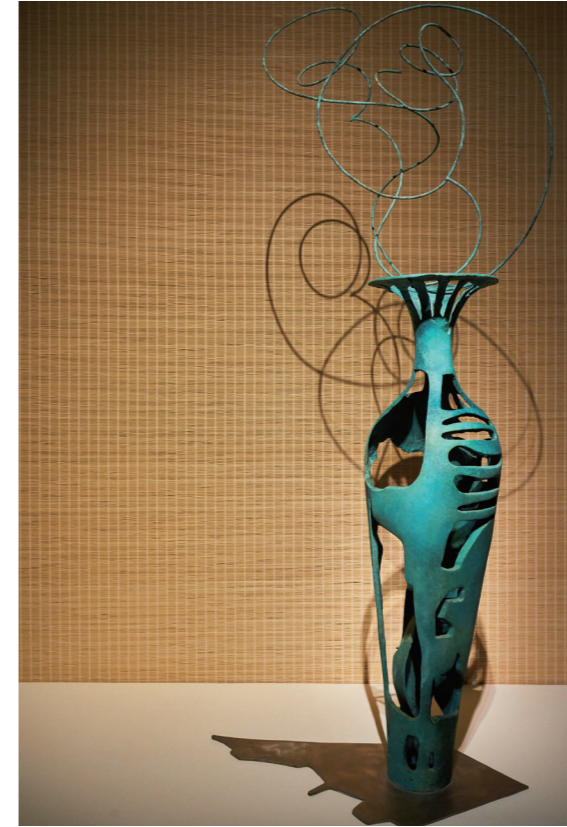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探春〕 156x127x240cm 銅 2016





〔飛來〕 55x22x80cm 銅 2013



〔清供〕 65x39x156cm 銅 2013



〔二葉松〕 高約5米 銅 2008



〔白雲〕 49.5x35x64.3cm 銅 2007

處，都得以融入周遭空間，一如冥想靜思後如入無人之境，四周環境都融為己身的精神世界。這個造形的穿透，這個「空間」的開放，是李光裕透過自身生活處境的雕琢，進而將生命感懷的所有觸發幻化成更具包容性的空間美學。這個美學，不僅關於自我，也試圖向外連結，型塑一個含括生活、天地乃至宇宙的普同性共容。

#### 以雕塑化詩藝的人生書寫

「因為都沒有設定，所以開放，才會鮮活」。對於李光裕而言，「鮮活」是一種心態的重生，原來過去所設的創作目標是無形的框，封閉了視野，也侷限開創的可能。現在，取而代之的是「隨意蓬發，任憑一切都可以發生，就什麼都有可能」。如果藝術家長年將創作視為修行的道場，藝術因為探究自己而存在，也作為個人生命歷程的映照，一切無可迴避的指涉自己，用自己的生命歷程書寫自己的藝術史。那麼，昔日所建構的豐盈美學，是對於人生圓滿與至福的追求。然而，人生在經歷種種的高低跌宕，或許放手也是一種智慧，丟

棄多餘的累贅與包袱，一次的生命掏空才能再含括所有，迎向下一個豐盈。當年過耳順之際，人生已至佛學所謂「遊戲三昧」的境界，形體技藝的追求不再是束縛，創作已昇華成自由隨意、恣意而為的達觀，一種隨機的盡情，要做的就是盡情吟唱屬於自己的詩歌。其以雕塑化詩藝，進而轉換為更貼近人心的美學語言，重建一個安定且動人的世界。

在展覽最後，展出作品〔清供〕。主體為造形古典優雅的一只花瓶，然而外表以多層次的片狀造形構成具穿透力與想像力的空間，抽象線條的寫意手法描繪瓶上綻放的花，在輕盈中揮灑，是李光裕近期心情寫照，在展場結束之際，〔清供〕一如藝術家的自畫像，清悠地回應著觀展的芸芸眾生。那位曾在漆黑的防空洞中尋求內心安頓片刻的內惟少年，到現在年過半百，看盡人間百態而後自適坦然，從容以創作自築平心靜氣的巢。超過三十年的創作生涯，不管時光如何婆娑，人世如何處於動態，李光裕始終在人生的折衝跌宕之後重新梳理自己，並用一套精練如詩的語彙和世界重新連結，表現

人生課題的終極關懷，並在其中添加一點看透世事、遊戲人間的快意。創作是吟詠人生與藝術共榮的詩篇，也在觀者心靈留下美的餘韻，還有生命淬煉後的瀟灑與純粹……

一個瓶子，一叢花，就可以做不完。  
無需靈感，手隨意畫畫也可，都不一樣。  
單一體裁就有一系列的作品。  
現代的人喜歡講一系列的體系，  
我則不然。  
知道就好，跑到別條路去玩玩。  
處處逢春。

—李光裕

